

杨绛全集:全9卷

第五卷

杨绛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杨绛全集:全9卷/杨绛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ISBN 978-7-02-010497-0

I. ①杨… II. ①杨…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16748 号

责任编辑 管士光 胡真才 王 瑞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680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25.5 插页 62

印 数 3001—6000

版 次 2014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497-0

定 价 580.00 元(全 9 卷)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戏剧

称 心 如 意

(四幕喜剧)

一九八二年版前言

一九四三年我在《称心如意》的序文里说：“对于旧作品最好的补救，还是另写新作品。”可是我对紧接着的“新作品”《弄真成假》同样地不满意。两个剧本出版后，我曾作了些字句上的修改。搁置多年，已“土埋半截”，不再挂在心上。忽然《上海抗战期间文学丛书》编辑同志要求把它们重印出版，我就把久藏的修改本交出去。本来面目并未为“美容术”所改变，也不是“美容术”所能补救的。

一九八一年八月十一日

《称心如意》原序

去年冬天,陈麟瑞先生请上馆子吃烤羊肉。李健吾先生也在。大家围着一大盆松柴火,拿着二尺多长的筷子,从火舌头里抢出羊肉夹干烧饼吃。据说这是蒙古人吃法,于是想起了《云彩霞》里的蒙古王子,《晚宴》里的蒙古王爷。李先生和陈先生都对我笑说:“何不也来一个剧本?”

当时我觉得这话太远了;我从来没留意过戏剧。可是烤羊肉的风味不容易忘记,这句话也随着一再撩拨了我。年底下闲着,便学作了《称心如意》,先送给邻居陈先生看,经他恳切批评后,重新改写。以后这剧本就转入李先生手里。忽然李先生来电话说,立刻就排演,由黄佐临先生导演。李先生自己也粉墨登场,饰剧中徐朗斋一角。这真是太称心如意了!

不过我对于这个剧本却并不满意。匆促搬上戏台,也未及好好修改。现在世界书局要它去编入丛刊,才翻出来重看一遍,尽量改动了第一幕和第四幕。可是躯干骨骼已经长成了,美容院式的修饰,总觉得是皮毛的、不根本的。对于旧作品最好的补救,还是另写新作品。

趁这个剧本印行的机会,叙述一下写作的由来,并感谢朋友的热心鼓励。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人 物

徐朗斋

李君玉

赵祖荫

赵祖荫夫人,简称荫夫人

赵祖貽

赵祖貽夫人,简称貽夫人

赵祖懋

赵祖懋夫人,简称懋夫人

陈彬如

钱寿民夫人,简称钱夫人

赵景荪

钱令娴

钱寿民

阿妹

王升

其他男女仆人

第 一 幕

布 景

赵祖荫家客厅，陈设古雅，全套旧式红木家具，壁上挂名人书画，案上设古玩磁器。幕开时李君玉穿蓝布旗袍站在客厅里，王升旁立。

李君玉 这儿是姓赵呀？

王 升 姓赵。

李君玉 我姓李。

王 升 姓李，好啊，知道啦。

李君玉 我就是这儿的外甥女儿——李君玉。

王 升 没听说过。

李君玉 这儿是姓赵呀？你们老爷是赵祖荫先生呀？

王 升 知道他名字没用，我们老爷是有名儿的，谁都知道！

李君玉 我是他的外甥女儿，刚从北平来，是你们老爷太太写信叫我来的。

王 升 （摇头）我们老爷只有一位外甥女儿，我们三姑太太的小姐，她姓钱，不姓李。

李君玉 我是你们五姑太太的小姐，姓李，一向在北平住。

王 升 从来没听说过什么五姑太太！照你说，还有五姑老

爷呢！

李君玉 怎么没有？我爹也是有名儿的，大画家。

王 升 哦，可是我们这儿没这个人。

李君玉 他新近去世，五姑太太也早已歿了，我们一向住在北平——你怎么会知道。你去请你们老爷太太出来，他们等着我呢。

王 升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叫你在这儿等着，老爷太太没起来呢！今儿礼拜天，大老清早的吵醒了他们，我可晦气。

李君玉 那么，帮我把行李搬进来呀。

王 升 不能往这儿搬，压坏了地毯。

李君玉 放在门口给人偷了呢。

王 升 你不是叫人看着吗？

李君玉 （向外）彬如，彬如！咱们自己抬进来。

〔李君玉下，与陈彬如同搬箱子网篮上。陈彬如穿破旧的蓝布大褂。王升拦阻。陈彬如推开王升，把箱子网篮堆放客厅正中，又下搬蒲包、木板夹上。〕

王 升 （叉手站在旁边）好啊，好啊，成了强盗世界了！君子开口不动手。

陈彬如 对你这小人就得动手！

王 升 （两手交叉胸前）我们是不动手的。

陈彬如 你敢动！

李君玉 彬如，理他干吗？——东西都全了。（点行李）

〔王升下。〕

陈彬如 咱们自己请坐吧。

李君玉 可是，彬如，我倒要请你走了。

陈彬如 别过了河就拆桥呀，怕还有用我的地方呢！

李君玉 （笑）多谢！我压根儿没要用你。

陈彬如 好意思说吗？谁替你买的票？谁送你上的车？

李君玉 可是没请你偷偷儿跟上火车，瞒着我一路直送我到上海呀！

陈彬如 谁给你叫脚夫、叫洋车，这会儿又帮你搬行李、为你骂人打人的！

李君玉 （笑）谢谢你。可是事情完了，坐在这里干吗？

陈彬如 甬忙着赶我回去，我上海也有亲戚朋友，还要待些日子呢。

李君玉 你说的就是我妈妈的舅舅徐朗斋吧？他只不过是你祖父的同窗朋友呀。你祖父和你父亲去世以后，你们不是没什么来往了吗？他住哪儿你都未必知道！

陈彬如 谁说不知道！他有自己的房子，我知道地址。

李君玉 你真的去看他？

陈彬如 我还要看别的亲戚朋友，可是我妈妈说，到了上海，该去见见徐朗斋老世伯。等我见了，就告诉他有一个李君玉也到了上海了，让他照顾照顾你。

李君玉 这就多谢！你见不见他不干我的事，可是请你千万别提起我。

陈彬如 为什么？

李君玉 他嫌我爹穷，说他拐骗了我妈妈。

〔赵祖荫掀报纸上。

李君玉 大舅吧？我是君玉。

赵祖荫 君玉！啊，才到？

李君玉 来了一会儿了。说是舅舅、舅妈没起来呢。

赵祖荫 (推开另一门,向内)君玉来了!

李君玉 (向门内)大舅妈!(由此门下)

赵祖荫 (注视陈彬如)王升!

陈彬如 赵先生……

赵祖荫 王升。

〔王升上。〕

赵祖荫 这是谁?怎么让他客厅里来了?

陈彬如 赵先生……

王 升 送李小姐来的。(指行李)我叫他别搬进来,他都搬进来了。

陈彬如 赵先生……

赵祖荫 叫他门房里等着去。(下)

王 升 听见吗?我不是早跟你说吗?叫你别搬进来,压坏了地毯。

陈彬如 谁跟你说话!

王 升 谁跟你说话!这儿可是你撒野的地方!

陈彬如 混蛋!你是什么东西!

王 升 睁大眼睛认认你的老子爷爷!

陈彬如 什么话?

王 升 你老子爷爷叫你出去,大门口蹲一会儿歇歇去。

〔陈彬如愤然上坐。〕

王 升 你有眼睛吗?这儿可是你坐的?(拉陈彬如)

陈彬如 你这君子也动手了?

王 升 就——就——就得动手!

〔两人相扭下，李君玉闻声急上。〕

李君玉 彬如！彬如！哎？

〔赵祖荫夫人上。〕

荫夫人 找谁？

李君玉 走了？我还有话呢。

〔赵祖荫掖报上。〕

赵祖荫 找送你来的人吗？王升！

〔王升上。〕

王 升 混账王八羔子！滚他妈的蛋！这家伙！开口骂人，动手打人，抬脚踢人。

荫夫人 谁？

王 升 送李小姐来的那家伙。

李君玉 他干吗打你踢你？

王 升 就没见过那么不讲理的人。

赵祖荫 叫他来，李小姐有话吩咐。

王 升 他走了。

李君玉 走了？

荫夫人 叫他回来。

王 升 我可打不过他呢。（下）

李君玉 可是，大舅，他是送我来的朋友。

赵祖荫 朋友？

李君玉 朋友。

荫夫人 （忍笑）打人踢人的朋友？君玉，你哪儿去交来的？

李君玉 我们从小认识，他舅舅和我爹是好朋友。

赵祖荫 君玉，所以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再留在北平，交朋友不是

闹着玩儿的。你妈妈那时候也就是交错了朋友，好好儿的去看中一个穷画家，又没家世，又没家产。你妈妈是家里最娇惯的小女儿，谁都疼她呢！可怜，出嫁不到两年，就活活地给折磨死了。你父亲跟我们不来往，我们也无从照顾你。现在你来了，我们就得管着你了。

荫夫人 祖荫，这些话，以后慢慢儿再讲——

赵祖荫 可是……

荫夫人 你坐着看你的报去。（拉李君玉坐）君玉，你大学几年级了？

李君玉 一年级——才念了半年。

荫夫人 啊，可惜。你父亲歿了，家里就你一人吗？

李君玉 没什么家了——我在一个小学代课，住在学校里。

荫夫人 哎呀，君玉，你要是早写信来，我们早就接你来了；你父亲的事，我们也可以帮着料理。

李君玉 我们就是没家世、没家产的穷人脾气，不爱求人。

荫夫人 君玉，说得多有意思！难为你居然想到写个信来通知我们——你的信写得倒还文理通顺，是自己写的？

李君玉 我没有秘书。

荫夫人 这孩子！说话顶干脆！你的字也写得漂亮，你还会打字，不是吗？

李君玉 胡乱打打。

荫夫人 你真能干，君玉……

〔王升上。〕

王 升 也知道我厉害！跑得影儿都没了！

赵祖荫 （抬头）跑了就完了。（低头继续看报）

王 升 不跑就揍他一顿,叫他认得他老子!(下)

李君玉 (怒)这是什么规矩?

荫夫人 别理他。

李君玉 我的朋友……

赵祖荫 (抬头)君玉,别说朋友!

李君玉 我的朋友,让你们轰走了。

荫夫人 君玉,你累了吧?

李君玉 我不累,一点儿不累。

荫夫人 我没想到你今天会来,真是天上掉下来的似的。

李君玉 呀,没收到我的回信吗?

荫夫人 信是收到了。你临走也不打个电报来——你大舅银行里事忙,记不起你哪天来啊。

赵祖荫 (抬头)啊呀,幸亏你提醒了我,我还得写几封信呢。

荫夫人 不用忙,明天叫君玉替你写。

赵祖荫 今天就得发。(下)

荫夫人 你大舅的秘书不中用,真不方便。做一个银行经理,好像当了国务总理似的,忙得饭都没工夫吃。信来信往都要自己动笔,怎么行啊!偏又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秘书。所以我急着等你来,我也了却一桩心事。

李君玉 等我?叫我当秘书?

荫夫人 是啊,就你最合适。

李君玉 我行吗?

荫夫人 有什么不行的!抄抄写写,有时候打打字,稿子都是他自己动笔。

李君玉 怕不是那么容易吧?好大一个上海,就找不出一个抄

抄写写的人才？大舅事忙，一个抄抄写写的秘书管用吗？

荫夫人 你哪里知道，你大舅脾气怪，稿子都得自己动笔才放心。可是抄抄写写的秘书，十个九个头发上爱抹些油膏，香得刺鼻子，他闻着恶心。

李君玉 找个剃光头的。

荫夫人 是啊，一次来了一个剃光头的，偏偏是热天，鞋子里呀，直冒气。

李君玉 看得见吗？

荫夫人 闻得着啊。

李君玉 （笑）哦，大舅嫌他的脚——

荫夫人 哎，君玉，别说了，怪难听的——

李君玉 （笑，低声自语）

荫夫人 你说什么？

李君玉 （轻声）我说，没有不香不臭的男秘书，就找个女的。

荫夫人 是啊，你大舅爱用女秘书，可是相貌不好的，他又嫌丑，看了头痛；美的呢，又怕妖精似的——

李君玉 那就得找个不男不女的了。

荫夫人 君玉！你越说越好听了！（拍李君玉肩）我告诉你吧，除了你，没人配做你大舅的秘书。

李君玉 我头发上也抹着些香油膏呢？

荫夫人 不要紧，你是女秘书。

李君玉 （笑）我还自以为很美呢！

荫夫人 你这孩子！你当然很美。可是你是他的外甥女儿，你妖精不妖精，我总放心。

李君玉 哦！大舅妈，您不放心大舅用女秘书，所以叫我来！

荫夫人 君玉！怎么说出这种话来！我们不放心你一人待在北平，所以接你来。

李君玉 我很感谢。

荫夫人 这话就错了，那是我们应当的，不是吗？我天天在想念你。你二舅、三姨、四舅都很想念你……

李君玉 他们有工夫想念我？

荫夫人 呀，我们天天说起你。今天巧得很，你二舅、二舅妈、三姨妈、三姨夫都来吃饭呢。

李君玉 （跳起）啊呀，差点儿忘了！网篮里有两只油鸡——德州的油鸡，不知道坏了没有。

荫夫人 我就心领了，你留着送人吧。

李君玉 我送谁啊？

荫夫人 送你二舅妈。你大舅从来不吃外边煮现成的东西。

李君玉 （翻寻网篮）这是鸭儿梨，天津来的……

荫夫人 是这里面出来的味儿吗？

李君玉 什么味儿？哦！火车上热，烂了好些。

荫夫人 把好的理出来，你二舅妈最爱吃梨。（指木夹）那是什么东西？

李君玉 （忙解绳）我爹的画，都是他得意的作品，我送大舅、二舅、三姨、四舅各人一幅。

荫夫人 别解开了，君玉，快吃饭了。

〔赵祖荫上。〕

赵祖荫 （皱眉）什么东西？

荫夫人 她爸爸的画，带来送给你们的。

赵祖荫 别摊出来了——二弟他们快来了吧？

李君玉 都解开了！

〔阿妹在门外探头。〕

荫夫人 阿妹，来帮李小姐解绳子呀。

〔阿妹上。李君玉与阿妹把画分列。〕

赵祖荫 哎，这算什么！——嘿，阿妹，你看什么？走开！别看！
快把这些东西包上、捆上。

荫夫人 君玉，这些画别排列出来了。他就是这样的，最怕这种
光着身子的女人，妖精似的。

李君玉 （轻声）和女秘书一样妖精吗？

荫夫人 君玉！你真是！

赵祖荫 她说什么？

荫夫人 她没说什么。

赵祖荫 君玉，不是我不客气，哪个上等人家能挂出这种东西
来！叫底下人看着，像话吗？阿妹！我叫你走开！

〔阿妹傻笑不动。〕

李君玉 大舅，这是我爹的画。

赵祖荫 你爹就是喜欢画这种东西，所以卖不出钱！

李君玉 爹的画不是专为卖钱的。

荫夫人 君玉，你爹遗留下来的手迹，你自己留着吧——阿妹，
你还给捆上。

赵祖荫 阿妹不许动！（自捆画）

荫夫人 阿妹，你带李小姐楼上去洗个脸——君玉，你歇会儿
去，马上就吃饭了。

李君玉 （伸腰）我已经饿得不饿了。